

◇ 李敖情史

◇ 李敖与胡适

◇ 李敖情诗

◇ 李敖美文鉴赏

李敖 这个人

董大中◎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董大中◎著

李敖这个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敖这个人/董大中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5039 - 2842 - 5

I. 李… II. 董… III. 李敖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1387 号

李敖这个人

著 者 董大中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兆友书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842 - 5/I · 1289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自序

在写《李敖评传》和《台湾狂人李敖》期间，我先后写过一些单篇文章，收在这本小书里的，是其中的几篇。《李敖与胡适》曾刊于《书屋》杂志，《李敖的情诗》也发表过，《李敖情史》则在一些小报上连载。

我喜欢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的李敖，就是90年代以前的李敖。他那时有明确的目标，有谭嗣同那样不怕死的精神，有犀利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介绍李敖，我想应该尽量全面一些，可是后来的李敖，除了高举两岸统一的大旗这点值得充分赞扬外，实在“乏善可陈”。当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是成功的。90年代在台湾的“口诛”不说了，近年的《李敖有话说》确实吸引着众多的眼球，我偶尔也看。像李敖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多向人们提供思想而不是旧书袋里的烂芝麻，现在的李敖却热衷于此。他已经成为一架说话机器，成了现代传媒的工具，在喋喋不休地制造着语言垃圾，也不管那些话自己说过了多少遍。我最难接受的是，李敖似乎不再像先前那样“单纯”，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有时使用着两把尺子，对此，用一把尺子，对彼，用另一把尺子，甚至不惜把自己争取到的东西又踩在脚下。在思想方法上，他常常丢掉本质，抓住一些现象大做文章，用一点否定全面，用现象代替本质。严肃的价值追求被个人一时的好恶所摧毁。现在的李敖，已没有是非观，没有“定盘星”，只有“骂”，依然故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悲哀。

话说回来，人有多种活法，学者也可以有两种，或多种。有的

坚持在书斋里从事研究或写作，有的给自己增加几种身份，或者做一番精心的化装，都无不可。李敖可以忘记他当年批评胡适的“不在‘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走上另一种人生道路；这是他自己的自由，对他人说，只能“由他去吧”。现在的李敖虽然不产生思想，可也能给受众带来欣赏的愉悦，《李敖有话说》较高的收视率就是一个证明。他自己大约很满足于做个公众人物——唯此，才不会感到寂寞吧。就这点说，还是有价值的，无论多少。

现在编成这本小书，也算是告别。拜拜！

2005年7月1日

目录



自序.....	001
李敖这个人	001
李敖与胡适	063
李敖情史	079
李敖的情诗	165
李敖美文鉴赏	169
妈妈的梦幻	171
长袍心理学	179
红玫瑰	187
爱情的刽子手	195
假如我是女人	202
十三年和十三月	213
波波颂	234
拿破仑与台湾独立	240
潭畔寻思录	244
《北京法源寺》节选:	249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附: 李敖年表	275

1 李敖

这个人





每

读李敖著作，我就想到在农家常会看到的大红公鸡。它是那样雄壮，那样自负，那样精神抖擞。它走过来，总是高昂着头，一颠一颠。在它的周围，常常跟着一群弱小的母鸡，它带领着它们，也护卫着它们，如有外敌侵袭，它会毫不犹豫地走上前，用它的喙，用它的翅膀，追赶敌人，击打敌人，直到安全降临。它信奉“斗争哲学”，即使是自己的同伙，也从不讲温良恭俭让，不讲情面，只要看见不义，就狠斗猛斗。它四面树敌，八面威风；“一袭红袍”，趾高气扬。当然，人们不会忘记，它还有个特性，就是当黎明到来之前，它最先奋起，以无比高亢和洪亮的声音，撕破夜幕的黑暗和宁静，把新的一天迎接到人间。

李敖，就是阿里山上的雄鸡。他在台五十多年时间里，有整整四十年，一直站在为正义、为进步、为民主和法治而不屈斗争的最前面。

他写《老年人和棒子》，向“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老年人发

出挑战；

他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把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即一大批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骂为害了多种疾病，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他自己撰文，又组织他人撰文，向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发起进攻；

他把矛头对准蒋家王朝，上自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下至党政军各级首脑、各级官员，无一放过，当蒋经国还是“总统”的时候，他就发出“蒋经国死了”的咒语；

他两次坐牢，第二次入狱之日，也是他创办个人刊物之时，坐了六个月的牢，他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按月出版，期期不误。出狱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五万多字的长文，揭露监狱腐败，引起好几座监狱发生暴乱，他宣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

他与民进党的许多人，在“党外”时代，曾经共同战斗过，自建党以后，他把它像国民党一样看待，对其“台独”纲领，对其错误路线、反民主作风，照样揭发不遗余力，批判入木三分；

李登辉在台上，他最早揭出其“台独”真面目，提醒人们不可上当；李登辉下台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状告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

他诉讼成性，打官司成癖，几十年里进出法院数百次，告倒

许多人，他自己也几无宁日，对执法不公，他一样狠追猛打，使法官们无可奈何……

他，斗得起兴，像发了疯。

李敖以其广博学识和丰富材料，以其铜牙铁嘴，能言善辩，用笔做刀枪，横冲直撞，使许多人闻其名而丧胆，见其文而心寒。有些人说：“有时候我们爱他爱得要死，有时候又讨厌他讨厌得要死，但他的魅力无法抗拒。”还有人说：“台湾如果没有了李敖，不知道会多么寂寞！”他自己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人骂他是“刁民”，他说：“对，我就是刁民，可我站在正义一边。”

李敖的前半生，是斗争的前半生，是不知疲倦地抗争的前半生。他特立独行，恃才好斗，口无遮拦，六亲不认。斗，使他名满天下，从台湾到大陆，到欧美，到华侨所居之地，到一切关心他、关心台湾前途的地方。人们给了他各种各样的称号。他是“善霸”，是顽童，是社会罗宾汉，是文化基度山，是“大坐牢家”，是……

有人把李敖跟鲁迅相比较，说都是疾恶如仇，都是爱打“落水狗”，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李敖反对这个比喻。他说他从不“横眉冷对”，而是笑嘻嘻的，他是“笑面虎”。“如果我没有这种顽童性格，恐怕早得了胃癌，恚气恚死了。”一次跟徐复观打官司，在审判厅，个个义正词严，满面严肃，可是出厅以后，两人一起喝咖啡，亲亲热热，谈及审判中法官对“同性

恋”的不解和徐复观所作的解释，又大笑不止。李敖说：“光看我的文章，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其实我的文章比我的讲话‘坏’，我的讲话比我的人‘坏’。任何我的老朋友，都可证明这一点，就是：李敖这个人，比他嘴巴的胡说八道好；而他嘴巴的胡说八道，又比他的文章的锋利刻薄‘忠厚’多了！这是我的真面目。”

是的，这就是李敖！



我是在研究高长虹中碰到李敖的。

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写过一篇随感录，对“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作了比较。他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我以为高长虹即是这样

的人，在《鲁迅与高长虹》一书的自序中引用了鲁迅这段话，作为立论的根据。粗读李敖的书，便觉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两人的“狂”。1924年夏，高长虹和几位朋友在太原成立狂飙社，随后到北京，一时引起许多青年文学家的喜爱，纷纷靠拢，成员达到六七十人，是五四以来除文学研究会以外第二大文学社团。它跟文学研究会不同之处，是所有成员都尊高长虹为盟主，包括一些“资格”很老的学者，如著名哲学家、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和五四时期就跟胡适、陈独秀通信，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的常乃德等人。高长虹自己也确以领袖自居，并且不掩其“狂妄”。狂飙社（最初叫“平民艺术团”）成立后编辑出版了第一份刊物《狂飙》月刊。高长虹在创刊号上一篇《题拜伦像》的短诗中说：“君前无古人，我后无来者。”其“狂”可知。在随后的一封给友人信中，更有“你看我够多么狂妄”的话。李敖“自画自赞自广告”（高长虹语）更多，最著名的便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那一段。

其次，两人都以“能骂、善骂”而“彪炳史册”。李敖不说了，高长虹骂过的人，鲁迅外，还有周作人、蒋光慈、郭沫若和许多政界要人。韦素园等，在高长虹眼里，小人一个，不值得骂，所以在韦素园挑起冲突后，他放过韦素园，而跟鲁迅干了起来。他们两人都还有诅咒之语，李敖咒蒋经国“死了”，高长虹则有“《坟》的作者还没有死吗”的话，连用语都是相同的。

再次，两人都有创办个人刊物的豪举。李敖在第二次出狱后办个人刊物好多种，时间也长到十年以上，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出版十年，月月按期出版，共出一百二十期。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惟一能与之比较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前高长虹创办的《长虹周刊》。

以上，是就其大处言。就小处言，是两人对母亲的态度。高长虹在一篇写自己心理活动的随感式的小说——可称为“私小说”——中写道：“我的母亲，便是那个在我的儿童时代以怒脸向我的，在我的少年时代以笑脸向我的，在我的青年时代以苦脸向我的，一个脸色不定的妇人。”李敖在《妈妈的梦幻》开头说：“妈妈从小有一个梦幻，就是当她长大结婚以后，她要做一家之主，每个人都要服从她。”篇中类似的话不下数处。李敖所写不一定属实，但在外人看来，总是不够恭敬的。作者本人在《后记》中说：“发表后，妈妈终于找到了我，向我警告说：‘大少爷！你要是再把我写得又贪财又好吃，我可要跟你算账了！’”对母亲的描写，不“为亲者讳”，是两人直言不讳性格的坦陈。

更妙的是，李敖对高长虹并不生疏。高长虹的一篇为著名哲学家张申府所赞赏并因而参加到狂飙运动里、而为鲁迅等人所反对的文章《论杂交》，被李敖收在“名家笔下谈男女”的《情色男女》一书里，这也许是台湾所见高长虹惟一一篇作品。

两个人的事功不可相提并论。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道路也

不相同，何况高长虹的文学生命只有短短的五年。

最重要的还在于，高长虹是个“无主义”者，他的“斗”，有点像唐·吉诃德，搔不着中国社会的真正痛处、痒处，最多只能说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要前进的知识分子对旧社会的反抗和迅速改变社会面貌的迫切愿望，实际影响不大。而李敖，却有着明确的思想方向，那一方向又正好适应了台湾社会的需要，推动了台湾社会的发展。



另一个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李敖跟我是同年生人，又曾经在太原住过一年。

李敖跟我都生于1935年初。李敖祖籍山东潍县，祖父李凤亭“下关东”，后来在吉林省扶余县定居下来。父亲李鼎彝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吉林女子师范教书，母亲张桂贞是当地人，女子师范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潜入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李敖便出生在那里。七七事变前不久全家十九口迁往北平。先住东四十二条门楼胡同，后来较长时间住在内务部街甲字四十四号。他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七岁上新鲜胡同小学。北平和平解放前迁往上海，几个月后渡海到台湾，

住在台中市。

在太原是1941年的事。那年李敖六岁。

父亲李鼎彝，到北平后在法部做事，北平沦陷后，这法部成了伪法部，属“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伪政权制定《禁烟办法》，成立华北禁烟总局，由一位熟人任局长，不久李鼎彝被任为太原禁烟分局局长。1941年初，李鼎彝到太原任职，李敖便和母亲、二姐、大妹随父到太原，住在帽儿巷戒烟所内。禁烟分局在附近的大南门街。

李敖曾经描写过那个院落：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又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

太原一年，对李敖性格塑造起过重大作用的，是佣工温茂林。温茂林是个山西人，跟那个挑水夫属于同一类型的劳动者。此人负责照料李敖，他时刻跟在李敖身边，形影不离。他对主子十分忠诚，却又异常倔强。李敖称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憨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李敖得了阑尾炎准备做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一边护着李敖，一边向李敖的父亲苦苦哀求，伤心得死去活来。温茂林的憨直脾气和假道学气，对李敖影响很大。有一天，李敖看见桌子上放着的几只旧式茶杯上有画儿，就拿过来看，温茂林发现了，一把夺过，声色俱厉地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原来那是春宫画。

李敖很喜欢这个人。他后来几次说：“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四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这是我小时读得烂熟的一首诗，把它用在李敖身上，我以为是恰当的。

五十年前，1952年，十七岁的李敖，不满中学课程，就“逃课”，整天钻在图书馆里看书，由学校图书馆到台中市图书馆。这一年，他写了《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和多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编成《李敖札记》，分好几卷。

那个时期有位国学家名叫钱穆，影响很大，近十多年来钱穆的著作依然是畅销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李敖在小学读书时就知道钱穆，一天听同学说钱穆住在他家附近养伤，便想去见见这位大名人。在那位同学帮助下，他去见了。钱穆翻开《李敖札记》，看到一篇《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甚感惊讶。梁任公就是梁启超。钱穆问梁启超那封信的出处，李敖如实以告。钱穆是位大学者，却不知道梁启超写过这么一封信，这使李敖感慨良多。在李敖“困学求变、思想定型”过程中，他发现钱穆的思想太迂腐，在通过一两次信后断绝了来往，后来还跟钱穆打过笔墨官司。

在思想上给李敖以很大影响的，是胡适。

1953年，索性休学，在家苦读。这年底，台湾版的《胡适文存》出版了。他作为“一个爱读胡先生的文字的人，当然会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可是当他一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他失望了。胡适，这个“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里，几乎有着四十年的领袖历史”的**编者，竟有这本书能够出版**，却把许多能表现“胡适思想”的**文章一刀阔斧地删去了**，怎不教人痛心？在痛苦和愤激中，他写下了《关于〈胡适文存〉》的文章，